

清江壮歌

马 识 途



清 江 壮 歌

马 识 途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 北 京

封面设计：宋广训
插图：李唤民、徐匡
傅文淑、林军

清江壮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34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1}{2}$ 插页6

1966年3月北京第1版 1979年2月北京第2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53,001—170,000

书号10019·1813

定价1.05元

序 章

一九六〇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一天，从汉口开往北京的快车，正在华北大平原上奔驰。现在正是黄昏时候，太阳庄严地落到远远的西山背后去了，天边燃烧着的彩霞也慢慢地熄灭了。蜿蜒的西山，在明净的淡青色的天幕上，画上一条柔和的曲线，在曲线上浮动着几片灰色的云和几只归鸦，在曲线下闪动着几点星火和村子里升起来的炊烟。天色慢慢地黑下来了，大地一片寂静。

在软席卧车的走道上，任远默默地站在大玻璃窗前已经很久了。他不是在欣赏北方大平原上特有的落日胜景，而是触景生情，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那是在二十三年前的夏天，芦沟桥事变爆发以前，任远和他在北平工学院要好的一位叫柳一清的女同学，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所组织的农村工作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他们就被分配在西山脚下一个山村里工作。现在还能从火车上依稀辨认那个山村的方位，那是一段充满着革命激情的生活，到现在任远似乎还能听到那些激昂慷慨的演说，那些农民家里油灯下诉说不完的辛酸历史，那些关于人生哲学、关于人类理想

的热烈的争论，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柳一清那动人的歌声，正是在这黄昏时候，从那田野上，从那枣树林边升了起来，和那夕阳的金光一样明亮，似乎现在还听得见饱含着感情的《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

后来芦沟桥事变发生了，任远和柳一清奉了党的指示，绕道从平汉铁路南下到武汉去。记得也是这样的黄昏，也是在这大平原上飞驰的火车车厢里，他俩并肩地站在玻璃窗前，观赏平原落日，他们深深为祖国的壮丽河山所激动，又为敌人踏碎祖国的河山而愤慨。他们特别怀念美丽的故都。那为敌人的铁蹄践踏着的古城呀，你等着吧，我们一定要回来，要带着刀剑、乘着风暴，重新回到你的怀抱里来！他们不禁激昂地唱起《打回老家去》的歌子来。……

现在，任远向自己的肩旁看了一眼，空无一人，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曾经和他在火车上低声倾诉抗日救国的热忱和向往于美丽的革命理想的人，曾经和他并肩站在火车窗前，一同欣赏祖国壮丽河山的人，早已不在人间。她为了祖国，为了革命，十九年前，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献出了她那正象火一样燃烧着的青春。她生下的女儿才满一月，就随她入了监狱。她牺

牲后，女儿下落不明。

任远从敌人的追捕中改名换姓，坚持工作，为了革命在天南地北奔走。他和群众一起忍受过多少艰难困苦，也享受过多少战斗胜利的欢乐。他曾经多次穿过敌人阴谋设下的罗网，也曾经多次为同志的不幸牺牲而震悼，他和同志们一起，更加忘我地工作起来。为了党的事业，他远行千里，在闭塞的山林茅屋里，和农民兄弟商量过武装暴动；也曾经踉跄在污浊的贫民窟里，和工人同志讨论过罢工斗争。他扮成游乡货郎，在运送布头针线的时候传播革命道理，也曾经站在大学讲坛上，用真理的烈火去点亮青年们的心。他的衣襟上扑满过中原的滚滚黄沙，浸透过江汉的迷雾霪雨，堆积过高原的凛冽霜雪，映照过滇池的湖光云影。他就是在这些群众的革命斗争中，磨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在艰苦的斗争中，逐渐变得坚强起来。一任风云变幻，江河长逝，他总是跟着党走，坚持革命，但是，在回忆那艰苦的岁月时，他不能抑制自己对于英勇牺牲的战友和柳一清的怀念，也不能打消他对于寻访柳一清的遗女的信念。他不止一次梦见过柳一清和同她一起牺牲的战友，也不止一次梦见过他的女儿。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任远到北京开会，遇到他和柳一清的老上级钱瑛同志，谈到了寻访柳一清遗女的事。他的老上级批评他在这件事情上“孤军奋战”的错误作法，说他也算得是一个老干部了，竟然在这个问题上忘记了向党请示和依靠群众。任远解释说：“这样一件个人私事，怎好去麻烦党呢？”

“这怎么能算是一件个人私事呢？”钱瑛同志严肃地说，

“柳一清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女儿，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了，只留下这一点骨肉，直到现在下落不明，我们能不管吗？要知道，这不仅是在给你找女儿，更重要的是在寻找烈士的后代呀。”

这一句话把任远说开了窍，他回去后报告了省委，省委把他介绍给公安厅，徐厅长亲自接见他，热情地告诉他：“不要说是寻找一位烈士的遗女，就是一件普通的失踪案件，我们也要认真查找。你放心，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看起来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一落进它自己发展的正常轨道里去，便显得大有希望了。

但是事情进行得并不是十分顺利的，一年过去了，公安厅的工作组，虽然下了不少功夫，掌握了大量线索，并且找到过几个烈士遗孤，但是柳一清的小孩仍然没有找到下落。

不久以前，工作组给任远去了一封信，说是又找到了一个女孩子，是民政局收养的一个孤儿，名叫张元青，在工专上学，今年二十一岁，据说她的妈妈就是为革命牺牲的，时间地点和柳一清同志牺牲的时间地点一样，只是这个孩子比要找的孩子大一岁。在来信中还附了一张这个孩子的照片，请任远看看，到底是不是柳一清的女儿。

任远强力抑制自己因兴奋而发抖的手，拿起照片迅速地看了一下，面孔好熟呀！难道真的找到了吗？但是他擦了一下眼睛，再仔细看时，不对，和柳一清的样子完全不同，可以肯定这不是柳一清的女儿。但是，这是谁的孩子呢？怎么面孔这么熟呢？任远冷静地回忆了一阵，哦，想起来了，这个孩子不是跟章霞的样子和风度一模一样吗？对了，这一定是章霞

的女儿。

章霞是和柳一清一块工作过而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一同斗争过，后来又一块牺牲了的一个女同志。章霞入狱的时候，是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女孩子，这个孩子在章霞入狱之后，任远亲自叫人去抱了回来，在自己身边养了一阵，是后来自己调动工作了，才通过组织送回章霞的老家去的。怎么后来变成孤儿了呢？怎么又这么巧，无意之中被找到了呢？

工作组来信说，当他们去查问情况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十分兴奋，她非常想找到自己的亲人，她简直认定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爸爸了。她还托工作组转来一封信。任远把这张信纸展开，满纸燃烧着炽热的感情。这当然是不奇怪的，当一个孩子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结束了孤儿的命运，怎么能不高兴呢？她在信里最后说：

爸爸，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牺牲以后，许多年来，我一直在等待你来找我。现在，果然来了。……

任远读罢，心里一阵激动。任远知道，她并没有找到自己的爸爸。她的爸爸名叫童云，也是一位党员，和柳一清前后被捕，他在狱中经过党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斗争的锻炼，逐渐坚强起来，最后终于被敌人杀害了。这个女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爸爸了。

怎么办呢？任远毫不犹豫地决定，先承认自己就是她的爸爸，而且要认真地把一个爸爸的责任担当起来。找到章霞和童云的孩子，他真的和找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地高兴，何况章霞是为了完成党的重大任务，才抛下孩子到监狱里去，而牺牲了

自己的呢？何况章霞入狱前曾经把孩子托给他照顾呢？

任远写了一封信，把真情告诉了工作组同志，同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自己新认的女儿。

今年四月，任远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一天晚上，他忽然收到工作组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说他的女儿终于真的被他们找到了。女儿现在的名字叫伍春兰，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要他会后速去武汉转北京，和自己的女儿团圆……

任远拿着这封电报当然非常高兴，但是马上就怀疑起来，难道这一次是真的找到自己的女儿了吗？上一次以为找到了，结果是找到了章霞的女儿。这一次又是找到了哪一位烈士的后代呢？要知道，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这样的烈士后代是很不少的呀。他把手里的电报，翻来覆去地又看了几遍，一点也不错，明明说是找到了他的女儿。他拿着电报到隔壁房里给同来开会的老锺看，高兴得在老锺背上捶了一拳头，笑着说：

“我又找到一个女儿了。”

老锺先是一愣，很快就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紧紧握住任远的手，也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二

在上海开完会的第二天，任远就赶到武汉去。他才在招待所落了脚，就马上用电话和公安厅联系上了。

不多一会，公安厅工作组的同志来了。几个人都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只有打了大胜仗的人，才有这样的

神情。他们热烈地向任远道了喜，工作组的燕侠同志把一个卷宗翻开，用他那公安人员惯常使用的、准确而有严格逻辑性的语言，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们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奉厅长指示，承办这一件查找柳一清烈士遗女的案子的。我们当时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女孩是在柳一清同志牺牲的时候失踪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八年，当时女孩大约才一岁，没有名字，也没有特征。这是一件困难的案子。我们工作了半年，证明有三个人知道小孩的下落。第一个是当时敌军统特务站的站长陆胜英，这个人下落不明。第二个是军统特务站的副站长薛吉武，这个人在一九五一年被我镇压了，死无对证。第三个人是看守所所长黄银，已经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击毙。很明显，要查小孩下落，只有找寻陆胜英的下落。据一些自新特务的坦白，有的说他已经逃到台湾去了，有的说他已经死了，有的说他早就洗手不干，退伍回家了。这些混乱和互相矛盾的证辞，使我们很失望，但是在查找过程中，我们听到了有关柳一清烈士的英雄事迹，这些英雄事迹鼓舞了我们，我们……”

燕侠的叙述无疑问是很有条理的，假如任远是在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听到别的同志发言这样有条有理，他一定会很高兴地听下去的。但现在他却缺乏耐心了，因为他最关心的不是查找小孩过程的精确分析，而是查找小孩的结论。他明明知道中途打断燕侠的话是不礼貌的，但他还是忍不住插进去问：

“同志，你可不可以先把结论告诉我？到底小孩找到了没有？是不是真的找到了？”

燕侠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都笑了。他们现在才觉察到，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场合，慢吞吞地作这样冷静和客观的分析，是不合时宜的。燕侠有几分抱歉似的转过话头来说：

“结论是肯定的：柳一清烈士的女儿是找到了。我们拥有无可辩驳的充分证据：第一，我们有这个小孩的养父养母签了字的谈话纪录；第二，我们有这个孩子的照片，曾经把它送到我们厅里技术处和柳一清同志的照片验对过，没有错误，写有正式的证明；第三，我们还有很多旁证，比如……”

任远又打断了燕侠的逻辑语言，插进去问：“可以先把小孩的照片让我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燕侠把一卷装订整齐的卷宗送到任远面前，打开来指给他看：“这就是这个孩子最近的照片，在北京工业学院大门口照的。这前面许多张是她在不同年龄时照的。”

“呵！”任远才看一眼就惊叫起来：“是她，是她，一点也不错，简直象是柳一清同志又复活了！”

任远站起来，笑着走向工作组同志的面前，似乎现在，他才想起来，应该对工作组同志表示谢意。他紧紧地一一握过他们的手，说道：

“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更感激我们的党，要不是有党的关怀和你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是永远找不到这个孩子的。”

任远坐下来，翻了一下卷宗，笑着对燕侠说：“好吧，现在我能够安静地听你们说查找小孩的过程了，随便怎么详细都行。”

于是燕侠又开始了他那有条有理的叙述。

原来，工作组在研究分析了各种情况之后，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找到陆胜英这个特务头子的下落上。但是提审了许多特务，都说不知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愿意说出陆胜英的下落。后来从一个曾经在陆胜英家里作过佣人的老太婆那里得知，陆胜英的老婆可能是卜溪人，姓甚名谁不知道，但是听陆胜英经常叫她老婆“芝兰”。这总算有一点头绪。工作组立刻顺着这个线索到卜溪去，正好赶上县里开五级干部会，在会议结束时由县委宣布要查找一个特务的事。这个特务的老婆名叫芝兰，是本县人，要大家回忆一下。群众路线的力量真是伟大，果然在一个公社里有个老会计回忆起来，说一九四九年快解放的时候，有一个本地女人叫任大妹的，带回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样子和工作组说的有几分相似，住不几天，他们又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她的弟弟任在田是本社五大队的社员。工作组连夜连晚赶到五大队找任在田。果然任在田说他有个姐姐叫任芝兰，嫁给一个叫罗英的国民党军官，可是后来离了婚，他姐姐又改嫁到鄂城去了。才有一点线索，又要断了。

工作组决心去找这个罗英的老婆。自然，不能幻想这个老婆会说出实话来，工作组就充分运用已经掌握到的当时特务活动情况的资料，假冒陆胜英的当时同事去找她，谈了许多当时有关陆胜英的活动情况，果然她信以为真了。她暗示陆胜英已改名罗英，逃到嘉县一个山上隐藏去了。但是由于工作组同志谈话时过于着急，引起这个女人的某些怀疑，她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工作组估计，这个女人一定会去通风报信，便一面发电报

到嘉县公安局查找这个叫罗英的人，一面连夜赶到嘉县去。到了嘉县，公安局果然已经在一个人公社里查到一个叫罗英的饲养员。据公安局了解，这个罗英是在快解放前以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司务长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那时兵荒马乱，溃兵很多，罗英和一个本县籍的国民党军队士兵一块回来。他住在一个庙子里，卖狗皮膏药混日子。后来他参加了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斗争，表现十分积极，分了田地。再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参加人民公社，当一名饲养员。一九五八年冬天，交他养的牛冻死了两头，据分析是有意破坏，就把他送到县里管训队去管训。这家伙很狡猾，在管训队里他坦白得最好。当时也曾派人到他的家乡去查对，的确有一个叫罗英的人，二十几年前就出去当兵去了，未见回来。果然是一个老当兵的，因此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流氓成性的老兵痞子，仍旧把他放回去当饲养员，谁也不知道他是有名的特务头子。

说到这里，燕侠的眼光离开了卷宗，抬起头来对任远说：“你看，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解放前就散布种种空气，为自己掩护，又偷偷到国民党部队去当司务长，然后到农村潜伏下来，达十一年之久。要不是这次找寻烈士遗女，他就会漏网了。这也算我们这次工作的一件有价值的副产品。”

任远听到这里，非常高兴。哦，原来是他！二十年前柳一清立的誓言终于实现了：“从天涯海角把他们追回来，送他们到断头台上去，一个也不要留情。”任远说：

“不能说这是副产品，这正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正产品。这分明告诉我们：还有潜伏的反革命，还有埋得很深的特务没

有挖出来，我们不能麻痹。……哦，对不起，我打岔了，你说下去吧。”

“这个特务很狡猾，他根本不承认他叫陆胜英，一口咬定叫罗英，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司务长，并且举出一个和他一块当兵的本地农民来作证。我们去查证，那个农民证明罗英是一个老兵，在他们连里当过一阵司务长。我们正在怀疑，忽然发现他的老婆任芝兰偷偷通风报信来了，我们采取外松内紧的办法，暗地监视，果然这家伙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逃走了。”

“啊？”任远吃惊了。

“你不用着急，我们早已为他张开了网子，他自己落进这网子里来了。”

“这就好极了。”任远这才感到放心了。

“我们也以为这就好极了，其实不然！我们再三追问他贺国威和柳一清被杀害的事，并且问他把柳一清的小孩弄到哪里去了？他却老是一句话：‘我记不得，反正我没有杀。’我们不追问他小孩的事，他也老说：‘反正我没有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没有把他看管好，他畏罪自杀了。你看，好容易找到的线索，一下又断了。正以为有了希望，忽然又一次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

“哎呀，糟糕！”任远也叫起来了。

“更糟糕的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以为新的线索完全没有了，就进行分析推断，陆胜英越是反复说他没有杀死小孩，这就越更证明小孩的确是他杀死的，因此我们以为案子走到这步田地，算是到了头了，可以结案了。所以我们给你写了

一封信，并且报告了厅长。但是我们受到了厅长的严厉批评，他说：‘你们这种结论，是纯粹的主观主义，违反了公安工作人员的根本准则。去认真检查一下吧。’这时我们也收到你的来信，表示不同意……”

“我对于这个结论表示不同意，倒不是出之于理性的判断，却是由于个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任远说，“我总认为，这个孩子不应该死，因此一定活着。”

“我们把工作认真总结了几天，决定重振旗鼓，认真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果然，毛泽东思想无往而不胜，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燕侠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任远以为他是讲的口干舌燥了，赶忙给他又倒了一杯水，但是燕侠没有喝，他看了一下表，吃惊地说：

“嘿！只顾说话，差一点误了时间。我们已经给你女儿的养父母说过了，等你一到就去看他们。他们非常希望看到女儿的亲爸爸。这样吧，下面的查找过程，可以看看这个报告上的大概叙述，你留下看一下吧。总之，不管怎么复杂和困难，只要依靠群众，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就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对你说这些干什么？我们还是马上到你女儿的养父母家里去吧。”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任远很关切地问。

“很好的人，养父的名字叫伍忠良……”

“什么，什么？伍忠良？”任远问。

“伍忠良，一个工人。”燕侠说。

“真是叫伍忠良吗？真是一个工人，不是一个农民吗？”任

远继续追问。

“真是叫伍忠良，真是一个工人。”燕侠说。

可是工作组另一个同志补充说：“我好象听他说，原来他是农民，就是收养了柳一清同志的小孩后，敌人追查得紧，他才带着小孩跑进城里找地方躲起来，后来找到一个看电线杆子的小事。”

“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伍大哥。”任远感动地说。

“你认识他吗？”

“认识，认识。”任远说。

“他怎么说不知道你呢？”

“那时候我们今天姓张，明天姓李，我的真名他当然不知道，可是一见面，他就认识了。”

燕侠说：“原来是这样，伍忠良真是一个好同志，他现在是党员，模范工作者，并且已经提拔成为技师了。这自然是现在的情况。那个时候，收养柳一清女儿的功夫，日子却难过得很。听说那时他两口子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加上养女，一家五口人，收入微薄，的确是困难。但是听说，伍忠良同志宁肯自己不吃，自己亲生的孩子少吃，也要叫柳一清烈士的女儿吃饱。听这个孩子的养母说，刚把孩子抱回来的时候，脸上白卡卡的，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她又没有奶，只好煮面糊糊给她吃。哭得凶了，只好把自己没奶的奶头塞在她的嘴里让她吸，以致生出奶疮来。最焦心的是这个孩子的身体很弱，三天两头病，出麻疹的那一回烧得昏死过去了。他们夫妻俩日夜守着，生怕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柳一清烈士呢？他们说，哪怕把他们身上的血抽出来一滴一滴喂她都行，

只要她能活出来。还好，总算把这个孩子拉扯长大到六岁了，是该上学的时候了。可是伍忠良同志哪里有钱来供几个孩子上学呢？伍忠良同志毅然把大儿子停了学，跟自己看电线杆子去，腾出钱来叫这个女孩子去上学。他一心一意要把这个孩子教养成为第二个柳一清，继续为她妈妈的事业去奋斗。这个孩子果然不错，在学校里一直品学兼优，现在是一个共青团员，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

任远听着，早已感动得用手绢偷偷揩眼泪。他感慨地说：

“啊，这是多么好的同志，真是象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呢，这就是工人阶级。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感激他们才好。让我快点去看望他们吧。”

任远站了起来，准备要走，忽然想起，说道：“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就是这样两手空空地去看他们吗？”

“恐怕他们是不肯接受你的礼物的，但是他们曾经提出，他们没有柳一清同志的照片，他们很想有一张，你就给他们带一张去吧，这是最好的礼物了。”燕侠说罢，就带着任远坐车到伍忠良家里去了。

三

任远才跨进伍忠良的家门，抬头一看，暗地叫道：“果然是他们。”他三步当作两步跨进屋里，就叫起来：

“伍大哥，伍大嫂，你们好。”

伍忠良和他的妻子汪贞听到这个声音，也觉得在哪里听过，抬头看去，也似乎在哪里见过。伍忠良把眼睛眨巴两下，